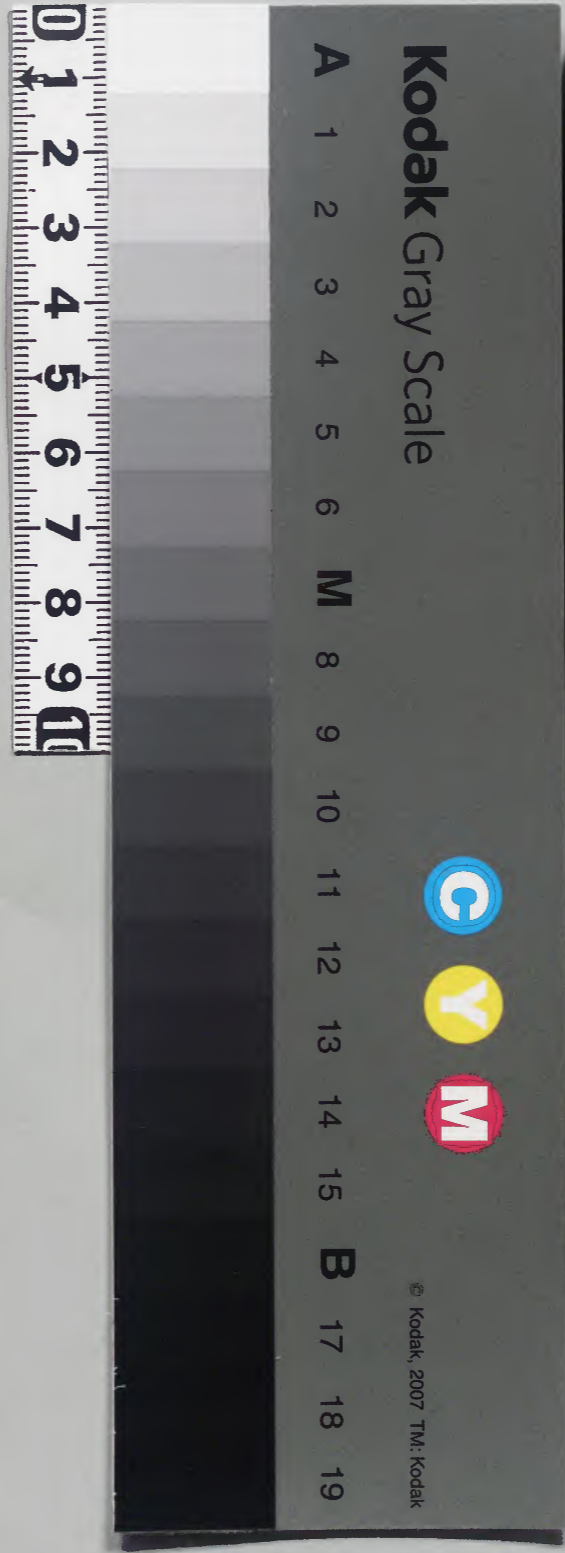


高識傳

十



内閣文庫		
番號	和	16819
冊數	57 (11)	
函號	210	32



目錄

藏聖像

毀天主堂

錢真卿

羊神

肇慶土偶

徐鹿卿

陳希亮毀淫祠

天主堂

歷代帝王之祀

謁孔顏小影

王直夫

南安窮神

鬼太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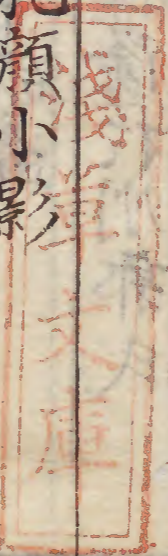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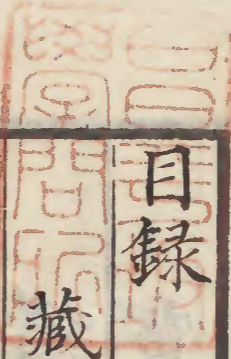
正列

孔道輔

椒山先生祠

城隍

關帝廟



精忠廟

孔明文天祥

晏公祠

蜀漢關侯祠記

草鞵大王事

岳廟

金鄉山響石

村留神

象廟

金芝產於化成殿

關張岳諸祠

顧舍王相

徙林

采石呼聲

題先師手植檜

楊椒山墓碑

媚祠記

家神卻盜

雷擊人

有神降於州郭氏

東坡不恐神怒

岳武穆墓

翊忠祠

張憲墓

忠清廟

秦檜東牕

城隍之名

關公祖廟碑

神泉

張巡許遠

紀異

朝鮮王祭高麗始祖

文宣王釋奠

雷死

程文簡

土偶出號

巴思制蒙古字

關壯繆

天妃

祀宣聖靈異

關公四成午

雷擊元祐黨人碑

已死之軀殺賊報怨

陰功神助

沙門島

受賊枉法

天道可懼

女巫口噤不開

靈姑

啖縊鬼肉

目錄終

高識傳卷之十

播磨加古川周之輯

藏聖像

文廟設像非古也土偶聖賢其夷之遺風乎像且弗肖
 久之且敗世廟易以木主聖識遠矣當時天下郡邑
 或藏像或木而屏之要以掩人所不見即貽藪于蟲
 鼠風雨不恤矣且其說曰吾不忍尸祝而土藏之譬
 之腐屍不葬謂人曰吾不忍其親孝乎哉教授思此
 至熟業已得請于學使者奉像而藏于番山之後隱
 隱三峯標以石碣而諸生間或有執不忍之說者議

欲藏之禮殿之中夫禮殿以禮聖非藏地也雖云不
移神御周以磚石便獨不念神御舊石也泐不易且
崩聖像能獨完乎今縱未壞終能免壞于百數十年
後否不能免于壞而能免于藏否一藏之不忍而忍
其壞而藏乎夫宗廟之祭遠則祧祧而墀墀而鬼夫
墀則瘞之矣鬼則置之矣夫此非其本本原原猶以
義割况于弗屑之土偶也諸生欲求聖賢真面目當
于鄉黨數章及申夫諸賢問答等語且有二石刻猶
想像依稀柰何不忍于土偶非達理且非制也教授
如制

一聖像藏于番山之北碣曰萬世為土一賢像藏
于番山之左碣曰聚靈過者起敬聚靈碣一一照
諸賢從祀位次左右而列云

謁孔顏小影

凡在號舍肄業者即外學諸生朔望亦當禮于大殿初
二十六謁燕居及新杏壇各四拜畢對揖而散謁聖
不出者舍長一再諭不悛斥之或恐先後不齊當鳴
鼓三通為□一鼓振衣再鼓到明倫堂三鼓齊集拜
後至者一拜以昭不恪至者畫卯本學月給茶餅費
舍長供茶蓋瞻謁聖像亦爾諸生所以自重其本原

而煩若諸生以歸于禮讓恭敬本學亦未必盡非也
毀天主堂

已上崇相集

天后宮在武林門內城東北隅國朝雍正九年總督臣
李衛毀西洋天主堂改建李衛改天主堂為天后宮
碑記古昔聖人之言天者理與數二者而已大極生
兩儀五氣順布四時行焉此言理也日月星辰躔度
次舍此言數也至於蒼々者則積氣為之地之上即
天一言盡之矣易曰雲行雨施品物流形言天之功
用如此其盛非謂天之上復有施行此雲雨者書曰
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言天無視聽就群黎

百姓而寄此善惡是非之理非謂天之上真有具身
目之質而司此視聽者雖齊東之野人鄒衍蒙莊之
怪誕不經亦未有指天所生之人以為能踞乎天之
上操之縱之於清虛廣漠之中使天亦退處於無權
而為之主也自明季萬曆年間大西洋利瑪竇入中
國造為天主之名而其教遂蔓延於愚夫愚婦之口
其徒之入中國者遂大興土木營建居室於通都大
邑之中我朝定鼎以來聖祖仁皇帝念其人生長海
外遠來就化雖為說不經然皆具心思知識未必不
可教導居之京師使沐浴聖朝德化之盛久而幡然

改悟歸以教其國中之人咸知天經地義之正此乾
坤覆載之深恩不遺一物之義也豈知荒誕狂悖之
見固結而不可解我皇上御極之初洞燭其奸黜其
人皆歸南澳不得盤踞內地而直省之所為天主堂
者以次而改顧其制皆崇隆巍煥非編戶之所可居
空之又曰就傾圮去荒誕狂悖之教而移以奉有功
德於蒼生之明神不勞力而功成不煩費而事集此
余今日改武林天主堂為天后宮之舉也雖然自利
瑪竇之入中國迄今幾二百年浸淫沉溺惑其教者
未必一旦豁然有悟即悟矣或以為不妨存而不論

以見天地之大無所不有是其得罪於天而為害於
人心風俗者卒未大白於天下也余既深知而不申
其罪無以服附和之心不誅其心無以破奸詭之胆
夫教稱天主是風雲雷雨陰陽寒暑彼皆得而主持
之也不知未有天主之前將竟無有陰陽寒暑風雲
雷雨乎抑別有主持之者俟天主出而授之柄乎此
其謬一也入其教者必先將本人祖宗父母神牌送
與燬棄以示歸教之誠不知天主生於空桑乎抑亦
由祖宗父母而生也彼縱生於空桑亦不得率天下
之人而盡棄其水源本末之誼况人之所以敬天奉

天者以天實能生人生物身今以生我之父母祖宗而棄絕之不知尚何取於生人生物之天而敬之奉之以其謬二也棄絕父母祖宗者欲專其敬於天主也然聞西洋之俗亦有君臣有兄弟朋友且生之而不絕則何不盡舉而廢之而所以事天主者專且篤而獨父母祖宗棄若敝屣以其謬三也西洋之教一技一能務窮思力索精其藝而後止設所得止及於半而死則舉而授之其子脫其子猶有未就則復舉而授之其孫或一傳或三四傳其藝始精則羣然推而奉之以為此可以行教之人矣今之入中國者悉

此類也夫一技一能原無當於生人日用之重至於奇技淫巧尤為王法所不容今既不知有祖宗父母則為其祖宗父母者當亦不復以子孫視之獨至奇技淫巧之事父忽念其為子而不啻箕裘之授子忽念其為父而不啻堂構之承此其謬四也藝既精矣遂可出而設教行道矣夫既祖宗父母之盡棄其他漠不相識之人復何關欣戚而必窮數世之精力以利他人之用此其謬五也然此雖足為人心風俗之害然弊止及於惑其教之人其罪猶小若其居心之險則尤有大不可問者西洋去中國數千萬里而遙

非經歲不得達又有大海風濤之險去故鄉離妻子
跋涉而來以人情論必有所利而為之故攜帶土物
造作器用其誑中國之金錢誠不可數計乃聞入其
教者必有所資給人定數歲有定額勞心焦思取
中國之財而仍給之中國之人圖利者恐不若是之
拙也或云每年紅毛船到必廣載其國中之金錢以
濟其在中國行教之人或又云彼來中國者皆善黃
白之術以彼國之金錢而用之中國夫以此數人之
行教而國中居守之人肯傾貲以佐其用則其所圖
者非利也彼既以天主之教惑人而復借黃白之術

以要人心是其設心殆有在矣或又為之說曰彼其
志欲行教耳好名之人能讓千乘之國何難去故鄉
離妻子蹈不測之大海以博後世之名夫好名之人
或有捨其身以徇人者然一人好名何為盡一國之
人亦皆好名而傾貲以佐之也且絡繹而來其居天
主堂者所在而有抑何好名者之多也此蓋非無所
為而為之者一見其技於噶爾巴矣再見其技於呂
宋矣又幾肆其技於日本矣為行教計耶抑不為
行教計耶且愚夫愚婦未有不以禍福動其心者今
日本於海口收港登陸之處鑄銅為天主跪像抵其

國者不蹈天主像則罪至不赦夫既為天之主而受海外一國如此蹂踐毀蔑卒亦無如何其不能禍福人明矣所精者儀器而璿璣玉衡見之唐虞矣所重者日表而指南車周公曾為之矣所奇者自鳴鐘銅壺滴漏而漢時蚤有之矣所駭人者機巧而木牛流馬諸葛武侯已行之鬼工之奇五代時亦有之至今尚有流傳之者是其說不經其所製造亦中國之所素有其為術又不能禍福人吾不知何為而人之惑之也西洋人之居武林者聖祖仁皇帝曾有白金二百兩之賜此不過念其遠來而撫恤之彼遂建堂於

此而顏其額曰勅建夫曰勅建必奉特旨建造今以以曾受賜金遂冒竊勅建之名內外臣工受白金之賜者多矣以之築室遂可稱賜第乎于國憲而冒王章莫此為甚他可勝道耶荒誕狂悖者宜去則有功德於人者宜祠也冒竊勅建之名者宜毀則列在祀曲者宜增也天后之神姓氏顛末見於記載者雖亦未可盡信然我朝列聖相傳海外諸國獻環受朔者重譯而至魚鹽商賈出入於驚濤駭浪之中計日而去尅期而還如行江河港汊之間而天后之神實司其職神之靈應呼吸可通功德之及民何其盛哉誕

罔不經者去而崇德報功之典興毀其居室之違制者改為祠宇撤其像塑之說祕者設以莊嚴夫而後武林之人目不見天主之居耳不聞天主之名二百年來深沉詭祕之術將無所施其技異端邪說久且漸熄其有關於風化豈淺鮮哉

西湖志

王直夫

兗州萊蕪人王直夫雖出田家而賦性剛介不媚鬼神每妻子疾病但盡力醫療凡招巫禳禳之事皆不為也黨友曲勉之則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吾平生立志不可易也金正隆元年之春杪變恠驟興正晝鬼

見形於中庭窺戶嘯梁移床徙釜歌笑馳走百端千態舉室怖駭寢食不安直夫凝然不動呼長幼戒之曰無以異物致疑而畏之吾曹人也肖天地真形稟陰陽正氣彼陰鬼身烏能干陽汝輩宜安之勿過憂怯家人意小定一日端坐堂上見巨鬼身長七尺高冠大帶深衣朱履拱立於前直夫了不動色魅斂袂言王翁真金石正人某等固已敬服猶謂色厲內荏故示怪以相撼而翁若不見不聞自是無敢循舊態矣竦揖而沒

錢真卿

江陰簽判廳舊嘗有童奴病瘵死後時嘯引他妖出為祟魅錢元直黨居官其侄真卿自臨安往省雷處外舍一夕醉卧而醒以為物纏繞四體不容伸縮視之則所掛帳也帳外嘈雜有聲錢素負膽氣知其鬼物畧不為動但以吾語笑而諭之曰我只是一箇容住三朝兩日便去共爾門不相干何消得無此巴鼻故相惱羣鬼殊不止俄與床赴庭下又復入室錢怒曰既不聽我言語一任作怪我自睦遂就枕斲卧輿者徃復至于四五竟不能施其奸捨床叢立約二十餘輩同聲一諾羞縮而退錢安寢達旦凡住旬餘不復有所覩錢享壽八十

南安窮神

張子韶謫居南安多蔬食間遇一肉必薦家廟一日將享客作蒸羊戒庖人必修潔遂去故釜創於庭木之陰薪火既然芳香暢達望庖人舉手加額若有禱然須臾鼎作聲有巨鷹從空俯首一鳴鼎汁四溢流注肉於地皆狼藉羣鷹翻飛上下攫搏不已其狀猛怪庖有怒色嘯嘯誚罵就扣之乃云此地有窮神適因禱之旋即致害意欲先薦也張笑曰俚諺鄙陋者為窮鬼今乃有窮神耶嶺下風俗逼於蠻貊故神怪如

此

羊神

漢齊人梁文好道其家有神祠建室三四間座上施皂帳常在其中積十數年後因祀事帳中忽有人語自呼高山君大能飲食治病有驗文奉事甚肅積數年得進其帳中神醉文乃乞得奉見顏色謂文曰授手來文納手得持其頤髯鬚甚長文漸繞手卒然引之而聞作羊聲座中驚起助文引之乃袁公路家羊也失之七八年不知所在殺之乃絕

鬼太保

京師省吏侯都事一妾懷妊未及產而死葬於城外二年旁近居人數見一婦人往來每歸必携一餅久而共疑其事蹤跡所由知為侯氏妾往告侯生侯從省中歸適與相遇妾濶步而走侯逐之相去十餘步不能及出城訪瘞所畧無隙罅惘惘然因為守冢僧言之僧曰此為業翳牽纏未能解脫當舉焚其骨使得受生會寒食拜掃遂啓其藏見白骨已朽一嬰兒坐於足上食餅衆大駭視此兒蓋真生人眉目可愛媪媪輩抱出撫翫便能呼父母為爹、媽、侯無子以為神貺鞠養之甚至年二十時遭建炎亂離隨駕南

渡與親故相失不復可歸入省隸兵籍於御厨為庖
者後以隨龍恩得祇事德壽宮識之者目為鬼太保
淳熙五年方卒

肇慶土偶

鄭安恭為肇慶守有直更卒每夜半見城上亭中火光
往視之乃十餘人及小兒數輩聚博卒有膽不懼戲
伸手乞錢諸人爭與之幾得三千以還明日驗之真
銅錢也不以語人次夕又如是遂賂掌宿節級求專
直三更所獲益富踰兩月矣會軍資庫失錢千餘緡
并銀數百兩揭榜根捕或告云此卒近多妄費又衣

服鮮明可疑也試擒之詰其為盜之端不能隱其實
言鄭意必土偶為姦乃繫卒使人部往遍索諸廟至
城隍廟中有土偶狀貌類所見者碎之腹中得銀一
笏盡部之皆然因發地凡偶人下各得數十千合此
卒用過之數更無少差即盡毀偶像其恠遂絕

已上夷堅志

正列

凡人吉凶以人為主以命為决行者已之質也命者天
之制也在於已者固可為也在於天者不可知也巫
覡祝請亦其助也然非德不行巫史祈祈者蓋所以

交鬼神而救細微爾至於大命末如之何譬民人之
請謁於吏矣可以解微過不能脫正罪設有於此晝
夜慢侮君父之教于犯先王之禁不克已心思改過
善而苟驟發請謁以求解免必不幾矣若不修己小
心畏慎無犯上之必令也故孔子不聽子路而云上
之禱久矣孝經云夫然故生則親安之祭則鬼享之
由此觀之德義無違神乃享鬼神受享福祚乃隆故
詩云降福穰穰降福簡簡威儀棫杕既醉既飽福祿
來及此言人德義茂美神歆享醉飽乃及報之以福
也魏延神而巫亡趙嬰祭天而速滅此蓋所謂神不
歆其祀民不即其事也故魯史書曰國將興聽於民
將亡聽於神楚昭不穰雲宋景不移咎子產距禪竈
邾文公違卜史此皆審已知道身以俟命者也晏平
仲有言祝有益也詛亦有損也季梁之諫階侯宮之
竒說虞公可謂明乎天人之道達乎神民之分矣夫
妖不勝德邪不伐正天之經也雖時有違然智守其
正道而不近於淫鬼所謂淫鬼者閑邪精物非有守
司真神靈也鬼之有以猶人之有姦言賣平以于求
者也若或誘之則遠來不止而終必有咎鬼神亦然
故申繻曰人之所忌其忌其氣炎以取之人無譽焉

妖不自作是謂人不可多忌多忌妄畏實致妖祥且
人有爵位鬼神有尊卑天地山川社稷五祀百辟卿
士有功於民者天子諸侯所命祀也若乃巫覡之謂
獨語小人之所望畏士公飛尸咎魅北君銜聚當路
直符七神及民間繕治微蔑小禁本非天王所當憚
也舊時京師不防動功造禁以來吉祥應瑞子孫昌
熾不能過前且夫以君畏臣以上需下則必示弱而
取陵殆非致福之招也嘗觀上記人君身修正賞罰
明者國治而民安民安樂者天悅喜而增曆數故書
曰王以小民受天永命孔子曰天之所助者順也人
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順又以尚賢是以自天祐
之吉無不利此最却凶災而致福善之本也

潛夫論

徐庶卿

宋徐庶卿字德夫博通經史以文學名鄉後進爭師宗
之制置茶鹽岳珂自詭興利國計及屈命庶卿覈之
至則寬其期限躬自鈎考盡得其實凡辟置貪刺史
開告訐以罔民財者悉縱遣之珂罷兼領太平暫提
舉茶鹽弛苛征蠲采石蕪湖兩務蘆稅有蝗入境庶
卿露香默禱風忽大起蝗悉飄泊渡淮

孔道輔

孔道輔字原魯初名延魯夫子四十五代孫幼端重登
進士為寧州軍事推官與州將數爭事時尚祥瑞有
蛇出天慶觀真武殿中郡以為神州將牽官屬往拜
之欲上其事道輔徑前以笏擊蛇碎其首觀者大驚
其後莫不歎服遷大理寺丞知仙源縣主孔子祠事
子孫有放縱者一繩以法上言廟制卑陋請加脩崇
詔可

陳希亮毀淫祠

陳希亮知鄆縣俗多火災巫頌歲漁民財託言緋衣三
老人行火希亮為嚴禁之勤為農者七十餘家毀淫
祠數百區遷太常博士去之日父老泣送以母老乞
侍親復知臨津服終

已上弘簡錄

椒山先生祠

王士禎武部拜椒山先生祠詩祖德靈長日孤臣報國
年九原終不死兩疏到今傳異代還祠廟明神儼豆
邊關西二夫子家學仰前賢

天主堂

天主堂構于西洋利瑪竇自歐羅巴航海九萬里入中
國崇奉天主堂制狹以深竇正面向外而宛若側面
其頂如中國捲棚式而覆以瓦正面止啓一門牕則

設于東西兩壁之巔中供耶穌像繪畫而若塑者身
鼻隆起儼然如生人左右兩軀樓夾堂而立左貯天
琴日向午則樓門自開琴乃作聲移時聲止樓則閉
矣右聖堂以供瑪利亞作少女狀抱一兒耶穌也衣
無縫自頂被于體所印書冊以白紅一面反覆印之
字皆傍行其書裝法如宋板式外以漆革護之用金
屈戌鈎絡所製有簡平儀龍尾車沙漏遠鏡候鐘天
琴之屬

城隍

魏之琇謁都城隍廟詩祠垣森閔樹蒼々風馬雲旗儼

在堂共仰威靈圉社稷誰傳姓氏嬋于楊

相傳于忠肅楊忠愍

相繼為都城隍

四朝禋祀皇情肅萬邑安和帝道昌屹立豐

碑壘聖蒸願輸時雨與時暘

歷代帝王之祀

長元按歷代帝王之祀明洪武六年建于金陵嘉靖初
始于北京立廟所祀三皇五帝三王漢高祖光武唐
太宗宋太祖元世祖數開創之君而已後嘉靖二十
四年撤去元世祖則費文通迎合識者非之本朝初
增祀元世祖明太祖康熙六十一年

關帝廟

關帝廟在西四牌樓北宣武街西額曰雙關帝廟蓋兩像合祀不知何時所建元泰定乙丑年本朝乾隆間重修有元碑二明碑三

又

漢壽亭侯廟在地安門西面皇城明洪武年建本朝順治九年勅封神為忠義神武關聖大帝雍正三年追封神曾祖祖父三代公爵崇祀後殿五年修葺世宗御書忠貫天人額乾隆四十六年今上加封忠義神武靈佑關聖大帝改謚忠義門殿皆易黃瓦有世宗暨今上御製碑二通每春秋二仲及五月十三日遣

官致祭

又

昔慕容氏都燕羅城有白馬前導因以為祠蓋隋舊基又廟碑載明英宗夢見帝乘白馬故名

考按關帝廟在地安門西者曰白馬廟在南城三里河天壇北者曰姚彬盜馬廟皆隋基也○元果羅洛納新白馬廟詩祠宇當城角霜蹄刺畫真房星何日墮駿骨自能神曾蹴陰山雪思清瀚海塵長疑化龍去騰踏上雲津○徐乾學白馬關廟詩當年北狩事蒼皇白馬金鞍護教皇說與祠官修

歲祀殘碑落日倚頽墻

明英宗北狩時神頭應有碑記

又祈雨白

馬關廟詩幾回圭玉告虔過炎景隆奈苦何彤

轂日翻燒廣野赤珠雲散壓高柯聖人有道終須

格臣職無功愧已多安得泰山膚寸起滂沱滿眼

水層波

精忠廟

精忠廟在東小市西本朝康熙年建有乾隆戊子大學

士劉統勲碑門外鑄秦檜夫婦跪像旁有喜神廟為

梨園子弟公所有乾隆丙申詹事劉躍雲碑

孔明文天祥

宏仁萬壽宮明萬曆四十三年敕建中為文昌殿左以

祀諸葛孔明封號曰天樞上相右以祀文信國封號

曰天樞左相皆目之曰真君

晏公祠

晏公祠在弘教寺旁明正德中晏常侍忠建過澗石橋

有石門曰道統門石殿三楹像皆石上像三皇五帝

三王左像周召孔孟諸聖賢右像周程張朱諸大儒

壁五石龕一龕標一經名惟以藏其經殿外一石亭

亭壁列鐘簋干戚錢鏹弁裳之屬一如五經以便治

是經者左龍馬馬毛旋五十五數具一如河圖右雉

龜龜甲四十五數具一如雒書東堂三楹壁忠臣龍
逢以下孝子曾閔以下右圖而左書其行事以告觀
者石象渾朴不類漢以後及西域像法堂後累石為
洞洞壁標先儒格言及詠道詩詞今居守者一僧也
法於其私室設彼教像誦彼教文字焉

已上宸垣
識畧

蜀漢關侯祠記

馬水口為備胡要地舊以其任付守備比始用廷議設
參將一領卒三千人以鎮之謂遼東李君某為今寧
遠伯冢嗣世稱名將冢子往鎮莫宜詔曰可君至則
一省關樞令貨趨集便卒需卒死無以葬則出已鏹

為死者棺殮飯祝異時卒馬死主將自補馬操其羸
直公悉不然勞逸苦甘與卒共有既又節縮已奉度
可構塗乃顧祝北門從萬山中得靈秀所作廈一區
為殿者二為門者一竝足三楹兩廡翼之甃蓋材工
靡不緻好蠲卜時日奉蜀漢前將軍關侯象以居之
歲時伏臘刲羊豕吹鐃歌樂用以侑神已乃促騎抵
燕沂予以來而以記屬予過君請曰何居君曰某不
敏生而慕忠孝節義人而蜀侯為最著歿而為神又
惟侯為最靈曩在遼從大人逐胡夢寐見之若有所
感今茲門以北數程胡落也予世受國恩為國備亭

障正如孝子之奉慈親即有痾瘵宜無所不至豈憑
恃劑療遂廢禱于神祇予應之曰邳都在漢白奴憚
之迨其歿也為偶以射竟莫能中侯勇義朗映華夷
所嚴非邳都之比矧生者有公輦在胡如有知寧敢
望馬水發一矢耶至於史所稱侯愛惜士卒獨侮嫚
士大夫愚以為即使有之特加於請昏之狡吳芳與
士仁等之携貳而不知彼三人者皆漢賊非可與語
於士大夫君既惜士卒至賓客賢豪靡不倒屣虛左
是真善學侯者君之祠侯宜莫宜於此矣某謹為書
曰祠始於某年月日越若干日而成費金若干董役
者為某堂某

徐文長集

草鞵大王事

紹興癸丑予客淮南時右司陳子長損之蜀人也以庾
節攝楚州往訪之從容言及蜀道上有百年古木枝
葉繁陰可庇一畝故東西行者多憩其下或易扉屨
則以其舊拋挂枝上以為戲久而積千百緡亦有卜
心事者往皆應人固神之忽一士人應舉過之旁
無人為取佩刀削樹皮書曰草鞵大王某年月日降
莫有知者洎回涂則已立四柱小廟堂矣士笑而不
言三年再至則祠宇壯麗亦有十數家於其側驚而

問焉則備言其靈感士乃留宿而扣神曰神之號蓋某戲書胡然而至此盛邪抑神何人也是夕夢神紫綬而請見告之曰予此近老鋪兵也平生不敢欺心揀汰之後每見負重而不能前者因為送五里以息其肩無他長也不謂上帝錄是勞績顧未有所處得先輦書此號遂受勅俾血食士曰若何為而能靈感神曰是非予所能也每有禱雨賜或休咎即為奏帝帝以其誠隨扣得請爾士曰然則某之前程可問乎神曰諾再夕夢神告曰必俟某年而後登第當至何官已而皆驗然則神亦何常之有人苟有一善上帝無不錄之積惡亦然不知所擇哉

盧浦筆記

岳廟

霍太山有岳廟甚靈烏雀不棲其林猛虎常守其庭又有靈泉以供祭事

金鄉山響石

金鄉山有石祠石廟四壁皆青石隱起自書契以來忠臣孝子貞婦孔子及弟子七十二人形象象邊皆刻石記之文字分明又有石牀長八尺磨瑩鮮明叩之聲聞遠近

村留神

渭水有石柱橋舊有村留神象此神嘗與魯班語班令其神出村留曰我貌猙醜卿善圖物容我不能出班於是拱手與言曰出頭見我村留乃出首班於是以脚畫地村留覺之便還沒水故置其象於水唯背以上立水上

象廟

泉陵縣之北部東五里有象廟言有靈能興雲雨余所聞也聖人之神曰靈賢人之精氣為鬼象生不惠死靈何寄乎

以上水經註

金芝產於化成殿

臣近聞西京南京及畿內諸縣遣使疏決刑獄金明池等亦設齋醮此必司曆者陳垂象之變以獻于上使陛下聖懷欽翼勤懇如是雖古先哲王覩災感悟飭身正事以過也臣去歲中不曉禁忌嘗進狂瞽以謂上穹譴告惟增修德政可以除患而致福若禮神宥過即伸禳謝殆非方冊所載消伏災眚之義前奏粗悉不敢煩述今又聞金芝產於化成殿柱率詔近列成覩嘉事臣竊以春秋之法但紀災異至於祥瑞略而不書豈不以君人者閱瑞牒則意安覩災符則心懼意之安則其政怠心之懼則其德修聖人垂誠之

深其旨斯在臣愚伏望陛下開發聖慮時以天戒為
重於政教之間思所未至隨其變以應之亦猶日食
修德月食修刑之理是也至如珍祥奇瑞雖陛下仁
聖所感亦望日謹一日以雖休勿休為念則穹昊垂
貺答陛下黃畏之心生靈遂宜浸陛下慈惠之澤自
然家給人足時和年豐永獲上瑞之報豈不盛歟

韓魏公集

關張岳諸祠

關壯繆之祠遍海內盛矣次則張桓侯睢陽岳武穆所
出師據守之地廟貌嚴焉何也諸君子皆精忠義勇
而啣極憤深冤屈之生前而伸之沒後耳不然韓彭
韓信開創之功非不顯也而律之臣道未純李郭中
彭越興之勲非不久也而報之福澤已定庸何得與關張
諸人比祀而用享者乎

十一疏

顧舍王相

梁范雲少與高祖同宿顧嵩舍嵩妻產子聞有異外
語曰此中有王有相雲起謂帝曰王當仰屬相以見
歸後果然

徒牀

唐魏元忠公正寬厚不信邪鬼未達時家貧獨有一婢

老猿為吹火婢驚曰公公曰猿為我執爨耳又公嘗呼倉頭未對犬代呼之公曰孝順狗也能代我勞又嘗獨坐羣鼠拱於前公曰汝輩饑求食于我耶乃令飼夜有鶴雛鳴于屋端家人將彈之公曰彼晝不見物故夜飛此亦天地所有不可使南適越北走胡何須傷之又一夕夜半有婦女數人立竹林前公曰能徙吾牀于堂下乎羣女竟舁于堂下公曰可復徙堂中乎羣女復移牀至舊所公曰能徙吾牀至街市乎羣女再拜而去曰寬厚長者可同常人玩之哉

米石呼聲

宋歐陽永叔慶曆末舟宿米石夜方寢微聞呼聲曰去未舟尾有答者曰叅政船宿此不可擅去齋料為携至五鼓聞岸上獵參馳驟聲舟尾者呼曰齋料見還岸上曰道場不潔無所得永叔異之後遊金山與山僧語其事僧言某夜還水陸有施主携室至忽乳一子俄覺腥風滅燭大衆恐懼其時歐陽米石之夜論者謂永叔自叅知政事除蔡州求退甚遠豈其前知然耶

已上山堂肆考

題先師手植檜

曹學程

闕里老檜長百尺根如車輪幹如鐵壯夫連臂未可抱

羣鳥高飛不敢宿蒼雲亘地出拜神大雨翻空洗顏色人言此檜二千年曾是宜尼手親植當時未為大復用手澤至今人愛惜孤標兀々撓雲霓豈與衆材為匹敵寒翠猶存劫火餘榮華詎羨流星疾日月無窮萬古壘三拜下風長嘆息

楊椒山墓碑

其碑為孫立亭開府題曰明忠臣楊繼盛之墓

高碑挿穹窿瞻拜心震驚今日泰平重當年一羽輕勉哉巖廊士勿願有斯名

又

宿墓多青草黃雲萃々壘欲別不忍別令人有遺思毒

死忠良士奚獨一分宜

媚祠記

鄒元標

黔中丞王某故與江陵奴結媼將入黔境有無賴商權而為苗負弩望中丞前旌駭汗俯伏作向化狀其志惟欲利開水銀廠中丞即致書江陵曰相公德被蠻貊一入黔路諸夷搏頰向化者接踵江陵政以不奔喪恐為上疑得報大喜促中丞奏聞中丞至省即促各道中聞各道曰必詳後敢聞越月各道至又不聞中丞怒曰相公在王太宰處謂予素辦事今乃縮朒乎其先聞無怠各道遂從省申文陰出銀令一奸細

買馬物入貢疏曰有苗來格至十餘年乃以兵壓其境事乃定貢既入中丞又致書江陵曰土司荷相公不殺恩願得肖相公貌祠而世之尸祝之乃一日繪江陵像至兩司其吉服賀入而觀像此兩時相公在苔塊中萬機憔悴若往時天日之表猶自驚人擇日祠成鼓吹盛儀從迎入祠中丞後從輒又致書曰相公為遐方萬代瞻仰而某叨相公鞭箠之末土司并欲肖犬馬像門左角以當閣人惟相公財擇江陵報可大悅其後江陵禍作土司夜毀祠徹像中丞不足惜獨怪江陵素自負為此魑魅弄之股掌中何異兒

戲

已上同時尚論篇

家神卻盜

燭溪湖胡家有群盜破門而入見其家堂上有三四老人會飲燈燭掩映鼓吹不絕賊皆驚走實其夜無人也乃家之先神身異哉

雷擊人

王克有雷虛篇以雷之擊人為偶然辨之甚詳此或未盡天道之妙天無妄災雷虛擊今歷觀遠近所擊死者雖未必皆元惡之人而不善者實居多矣王大父朝議公嘗言正德間餘姚孫乙以假銀去寧波買牛

一頭牛主持銀納官錢人詰其偽造悔恨無及因自縊死孫牽牛在途忽遇霹靂擊死昭々之報可不畏哉嘉靖間余東鄰雷擊湯琦隆慶六年四月二十八日雷擊西南里許王村滿野初聞香烟若神人經過者湯殞于桑樹上其妻在下王死麥田中其兩兄在傍皆不傷及但後皆雷電三日人以為天檢屍也是可異耳雷本有神嘉靖四十年餘杭溪西李氏婦與陳氏女共盆洗綿雷擊其婦却將此女移開二三大若見有神提去者婦家欲其故次日求巫召將問有何罪雷神除箕書曰此婦初世為僧貪色耽酒再世為娼謀容姓柳三世為人不敬父母其夫復叩之曰今在我家却無罪也又大怒書曰安得無罪大秤小斗于是其夫人大懼即剖斗折秤哀求悔過烏城中有第恃強凌虐其兄忽日雷震皆見紅袍金冠人進其門兄趨外避之交肩狹術身若火炙其弟避于桌下及死反僵立卓上又一子逆其母乃反手自縛跪于術心咸見天神插一小白旗于頭上而擊死又八十老婦平生奉佛持齋誦經亦擊為肉泥

已上留青日札

有神降於州郭氏

元豐三年二月朔予始來黃州進士潘丙謂予曰異哉

公始受命吾黃人未知也先有神降於州郭氏第曰
二月朔蘇公將至恨吾不及見也已而公果以是日
至明年正月丙又謂予曰神復降於郭氏矣予往觀
之則衣草木為婦人而手把筋使二童子扶之以筋
畫字曰妾壽陽人也姓何媚名麗卿字也自幼讀書
屬文為伶人婦唐堊拱中壽陽刺史害吾夫納吾為
侍妾而其妻妒悍殺妾於廁妾雖死不敢訴也而天
使見之為直其寃且使我有所職於人間世所謂紫
姑神者其類甚衆然未有如妾之卓然者也公少留
為賦詩且舞以悞公頃刻數十篇妙思敏捷雜以嘲

笑間神仙鬼佛變化之理應答如響出人意外坐客
撫掌又作道調梁州起舞中節曲終再拜請曰公文
名天下何惜尺寸紙不使世人知有妾乎予觀何氏
生見掠於酷吏死怨於悍妒而終不指刺史姓名似
有禮者客至逆知其平生而終不顯言陰私可謂智
矣又雅好詞賦而恥無聞於世皆可賢者粗為錄其
事荅其意焉

東坡不怨神怒

東坡居閭闔門外白家巷中一夕次子迨之婦歐陽文忠
公孫棐產後因病為祟所憑曰吾姓王氏名靜奴滯

魄在此君久矣公為言佛氏破妄解脫之理以喻之
曰汝善去明日昏時當用佛氏功德之法與汝婦輒
合瓜曰感尚書去也婦良愈明日昏時為自書功德
疏一通為置酒肉香火遣送之頃迨之幻乳媪忽云
有賊貌瘦而黑衣以青使人索之無有也乳媪俄而
發狂聲色俱怒如卒伍輩唱喏甚大公往視之輒厲
聲曰某即瘦黑而衣青者也非賊也鬼也欲此媪出
為我作巫公曰寧使其死出不可得曰學士不令渠
出奈何只求少功德可乎公曰不可又曰求少酒食
可乎公曰不可又曰求少紙可乎公曰不可又曰只
求一杯亦可乎公曰與之媪飲畢仆地而甦然媪之
乳因此遂枯公曰頃在鳳凰翔罷官來京師道由華
岳忽隨行一兵遇崇甚狂自褫其衣巾不已公使人
束縛之而衣巾自墜人皆曰此岳神之怒也公因謁
祠曰某之去無祈今之回無禱特以道出祠下不敢
不謁而已隨行一兵狂發過崇而居人曰神之怒也
未知其果然否此一小人如蟻虱耳何足以煩神之威
靈縱此人有隱惡則不可知不然以其懈怠失禮或
盜服御飲食等小罪何足責也竊謂岳鎮之重所隸
甚廣其間強有力富貴者蓋有公為奸慝神不敢於

彼示其威靈而乃加怒於一卒可乎某小官一人病則一事闕願恕之非某愚直諒神亦不聞此語也出廟馬前一旋風突而出震鼓天地沙石驚飛公曰神愈怒乎吾弗畏也冒風即行風愈大人馬辟易不可移足或勸公曰禱謝之公曰禍福天也神怒即怒吾行不止已而風止竟無別事卓吾曰所謂烈風弗迷者耶神之試之蓋可知也

已上東坡志林

岳武穆墓

皇朝初勅建其祠有司春秋致祭弘治間太監交秀重建殿寢雲所用鐵鎗猶存正德十二年太監王堂塑王父母妻子女諸像扁曰一門忠孝隆慶四年賜謚忠武萬曆十七年太監孫公闢道以通湖濱二十二年按察司兵巡杭嚴副使范公涑以鐵鑄秦檜王氏張俊万俟卨四像及接跪于丹墀三十年為右布政使重修

翊忠祠

翊忠祠以祀劉允升施全隗順者允升建州布衣士也聞岳武穆王被逮詣闕上書訟其冤秦檜大怒下棘寺論死全殿前司小校也憤秦檜主和議誤國挾刃刺之不中被擒磔于市弘治二年工部主事莆田林

沂建祠祀之四年按察使楊俊副使吳伯通等重拓大之題其祠曰翊忠順臨安義士也痛武穆冤死負屍僭瘞于九曲叢祠至孝宗朝懸三班借職暨錢五百緡以求王屍勅瘞于棲霞巖迄今我封享祀千古皆順力也惜久泯未彰萬曆三十年會右布政使新安范公涑重修岳廟枕民高應科具呈准行郡縣查議詳允裝塑順像入祠並祀工部主事吳興施浚明為之記曰忠武以精忠構奇禍千古寃之國史家乘載之甚詳

張憲墓

張憲墓憲岳武穆愛將也累立戰功紹興十年兀朮頗兵臨穎憲破其兵追奔十五里中原大震會秦檜主和班師憲還未幾檜與張俊謀殺岳飛誘飛部曲能告飛事者卒無人應張俊乃自為狀付奸人王俟妄言憲與岳雲通書謀還飛兵張俊親行鞠煉憲被掠無全膚竟不伏張俊乃具獄詞告成于檜憲坐死葬于此景定二年追封烈文侯元總管夏思忠為立石表其墓尋廢皇明正德十二年布衣王天祐發地得碣石乃崇封焉知府梁材為建廟宇修撰唐皋為之記

忠清廟

忠精廟吳行人伍員者員字子胥吳王賜之屬鏹以死
 浮尸江中吳人憐之立祠江上因命曰胥山廟唐景
 福二年封廣惠侯宋大中祥符間賜額曰忠清封英
 烈王紹興三十年改忠壯嘉熙間海潮大溢彌望七
 八十里隕為洪流京兆趙與權禱于神水患頓息乃
 奏建英衛閣于廟中元末燬國初重建正統十四年
 重修每歲九月二十日致祭

秦檜東牕

檜之欲殺岳飛也于東牕下與王氏謀之王氏曰擒虎
 易縱虎難其意遂決後檜遊西湖舟中得疾見一人
 披髮厲聲曰汝誤國害民吾已訴天得請矣檜歸無
 何而死未幾子熺亦死王氏設醮方士伏章見熺荷
 鐵枷問太師何在熺曰在鄴都方士如其言而往見
 檜與方侯皆俱荷鐵枷備受諸苦檜曰可煩傳語夫
 人東牕事發矣

已上西湖遊覽志

城隍之名

城隍之名見於易若廟祀則莫究其始記曰天子八蜡
 八伊耆氏始為蜡注伊耆堯也蓋蜡祭八神水庸居
 七水則隍也庸則城也此正祭城之始

冬夜箋記

關公祖廟碑

偶得蒲州朱牧所撰關侯墓碑事奇而文不雅馴以示
吾友馮子山公山公走筆作記一篇庶足與侯並不
朽矣

附記天之生聖賢也必鍾祥于世德之家故大孝尊
親咸恩貽父母令名予嘗慨漢壽亭侯生而忠貞
沒而明神廟貌徧宇內血食綿千古而其祖若考
名氏獨闕軼無考侯在天之靈必有盡然隱痛者
予每遇河東博聞之士必周咨之不可得康熙十
七年戊午解州有常平士于昌者讀書塔廟塔廟
侯故居也昌晝夢侯授以易碑二大字驚而寤見
濬井者得巨甓碎之甓上有字昌急合讀乃記侯
之祖考兩世諱字生卒甲子大畧循山而求得墓
題為遂奔告解州守王朱且朱且作關公祖墓碑
記記中載侯祖石磐公諱審字問之和帝永元二
年庚寅生居解州常平村實地里公冲穆好道以
易春秋訓其子卒于桓帝永壽三年丁酉享年六
十八子諱毅字道遠性至孝父沒廬墓三年既免
喪于桓帝延熹三年庚子六月二十四日生侯侯
長聚胡氏子靈帝光和元年戊午五月十三日生

子平其大畧如此昔趙宋時劉廷翰官貴當追封
三代少孤其大父以上皆不逮事忘其家諱太宗
為撰名親書賜之載在宋史以為美談亦以教孝
也而况侯之祖若考皆有名氏載壙古章之可考
者顧忍軼之哉朱且又言桃園結義之俗說宜闢
伏魔大帝之稱號宜更其論甚正商北宋公嘗言
壯繆惡謚當易以嘉名侯既殺身成仁矣尚可以
成敗論乎予並存斯言也以族議禮君子錢塘馮

景敬記

筠節二筆

神泉

西蜀將王暉任集州刺史城中無水泉值岐兵攻城且
絕其水路城內焦渴王公乃中夜祈請神應乃寐夢
一老父告曰州獄之下當有靈泉出王驚寤遲明亟
命操錘于所止之處掘之乃有泉流居人蒙活甚衆
岐兵以城中無水將坐俟其斃王公命汲泉水于城
上楊而示之其寇乃去是日神泉亦竭

玉溪編事

張巡許遠

紹興辛巳冬北人南侵朝廷遣大軍屯淮東以遏其衝
其勢漸逼主將每遣小校將數隊四出遊奕戾望有
何兼資者領五十人至六合縣西望見一隊軍馬自

西北來旗幟不類北人又不類官軍兼資躊躇未知
所措其人馬行速已出兼資之後號令下寨兼資遂
歛所部隱身蘆荻中須臾有一人傳令曰荻林中有
一人否一人應曰彼中乃生人與吾不相關涉兼資
聞其有生人不相關涉之言而知其為鬼兵也乃免
曹出見守寨門官再拜曰某大宋劉太尉下踏白軍
也不知神兵自何道來其所征討為何事門者命報
中軍須臾中軍傳令召兼資入凡五門始至中軍一
人廣坐冠服如天神一人西向形貌英毅鬚髯皆指
天一人面貌亦俊爽餘二三人分坐于左右皆金裝

甲曹兼資再拜致謝未畢西向者曰吾奉天符來助
汝太尉管取必勝兼資再拜致謝因問曰今日幸遇
神將將兵救助敢請廣位神號廣坐者睜視不言西
向者乃曰此天蓬神司主事也不與凡問通言汝不
必問兼資又再拜就西向者問曰大王又何神也答
曰某唐張巡也指對坐者曰此唐許遠也因徧指下
坐者謂兼資曰此雷萬春也按雷萬春為張巡
裨將死於睢陽此南
霽雲也按張巡守睢陽霽雲
從之與巡俱死于賊兼資少亦讀書頗記張
巡許遠事因再拜頂禮曰某曾讀唐書見二大王忠
義之節每整冠歛容羨其英特豈期今日得瞻拜風

乎信然史所載其有實乎巡曰史有何疑兼資曰史言大王城守凡食三萬餘人不知果然否巡曰有之而實不然也其所食者皆已死之人非救生人也兼資曰史言張大王殺愛妾許大王殺愛奴以享士不知果然否巡曰非殺也妾見孤城危逼勢不能保欲學虞姬綠珠之效死于吾前故自刎許大王奴亦以憂悸暴死遂烹以享士蓋用術以堅士卒之心耳兼資故見雷萬春面上止有一疤因再拜問曰史言將軍面着大箭有六而一疤何也萬春曰當時實着六箭而五着堯鰲人一相傳謂吾面着六箭不動吾亦當之庶揚聲以威之也須臾命酒餚饌亦人間之物惟天神不食久傳漏者報云天漸曉矣巡謂兼資曰汝歸語汝主將吾奉天符助兵然此去悖逆吾當斬其首以報上帝詔訖令人引兼資出至荻林呼其所部出至張許下寨之所已不復有人矣不半月有造角林之捷未幾其主有龜山之禍果如其言兼資後累功至正使見今在京師多與士大夫言之

據青
雜說

紀異

甲午初秋余從顧升伯夜飲聞王子虛家僕婦為妖狐所中叩其故則曰婦方夜績有飛虫集火上撲之遂

不省人事疑中妖也或曰日來曰狐妖者紛々矣余
歸時則金鼓鈴鐸之聲徹於四境甚有持金而擊者
數十夜不休縣官禁之不得一日于西關外酒樓上
捕一道人蓋言妖者也搜而拷之則有數百紙偶人
繫腰裙間皆以小鐵線作手足狀曰吾呪則紙人能
飛去有鐵線所以傷人吾又呪則能收之余聞之笑
曰使道人能飛抵人可謂得呪矣乃不能呪使毋捕
乎恐其術不至此後械街彈所又拷之輒哀鳴曰吾
術何能飛紙人也吾聞境有狐妖故作數百以相煽
亂以為收者若干矣吾意不過得錢耳乃殞其身愚
人哉真可憐憫也然言狐者意莫知其原後又聞之
是時一府皆然抑又異矣

聞鴈齊筆談

朝鮮王祭高麗始祖

高麗始祖以下四位及配享十六位春秋兩等祭用米
豆京畿觀察使預考年分等第磨鍊不足則用本邑
軍資米豆具數以啓實果脯醢燭蜜猪羊等雜物分
定諸色供用

經國大典

文宣王釋奠

文宣王即釋奠祭古者山川廟社學宮統言釋奠至宋
獨先聖之祭曰釋奠所以別群祀也丁陰火也火象

文教宣明曲禮曰內事以柔日故取陰火也 同上

雷死

有一村氓性暴惡怒則必毆其母一日母被毆大呼曰
天乎何不殺此毆母奴其人腰錘徐步就田與隣人
共收牟是日也天極清明忽一點黑起於中天須臾
晦暝雷雨大起里人共見田中霹靂亂加若有人手
錘以拒之俄而雨霽其人已碎矣天聰明有如是夫
吁可畏也

青坡集

程文簡

程琳知益州治大體略細務嚴肅簡重蜀民農而愛之
蜀州有不逞者聚惡少百餘人作灌口二郎神隊私
立官號作士卒衣裝鑼鼓簫吹日推牛為會民有駿
馬者遂遣人取之曰神欲此馬民拒之其馬遂死又
率良民從其羣有不願往者尋得疾病蓋亦有妖術
爾有白其事琳皆捕而戮之曰李順由此而起今鋤
其根本且使蜀中數十年無恙

本朝名臣傳

土偶出號

王司理繩河公寄籍攜李實居吳江之茅塔村其未遇
時借村中仲氏小樓三楹為授徒地仲辭以此樓多
怪不可居王不之信遂於其山買榻設几夜分燃燭

而坐見東壁有四五寸小人各執旌蓋數事列隊前行末後一人冠帶有輿如州府官之出號者王孰視良久擊案叱之朴落一聲皆土偶也聚而焚之為怪遂絕

觚賸

巴思制蒙古字

帝師巴思入制蒙古字有於世乞令天下郡國立廟比孔子仁宗命大臣諸老會議王謂國公楊安普曰孔氏百王之師其得通祀以德不以功令以制字取而為比後世恐有異論事雖竟行聞者偉之櫟翁稗說

關壯繆

鬼神之享血食其盛衰久暫亦若有運數而不可意料者凡人之歿而為神大概初歿之數百年則靈著顯赫久則漸替獨關壯繆在三國六朝唐宋皆未有禮考之史志宋徽宗始封為忠惠公大觀二年加封武安王高宗建炎二年加壯繆武安王孝宗淳熙十四年加英濟王祭於荆門當陽縣之廟初為大名府元城尉有村民持一書來云夢金甲神告我到關大王廟側遇鐵冠道士以其書下李縣尉夷堅志明椿都統自立生祠於關王廟側是宋時關王廟亦已多元文宗天歷元年加封顯靈威勇武安英濟王元史世宗尊崇佛教用漢關壯繆為監壇明洪武中復侯原封萬曆二十二年因道士張通元之請進

爵為帝廟曰英烈四十二年又勅封三界伏魔大帝
神威遠鎮天尊關聖帝君又封夫人為九靈懿德武
肅英皇后子平為竭忠王興為顯忠王周倉為威靈
惠勇公賜以左丞相丞一員為宋陸秀夫右丞相一
員為張世傑其道壇之三界馘魔元帥則以宋岳飛
代其佛寺伽藍則以唐尉遲恭代劉若愚燕史云太
監林監所請也繼又崇為武廟與孔廟並祀本朝順
治九年加封忠義神武關聖大帝今且南嶺表北極
塞垣凡兒童婦女無有不震其威靈者香火之盛將
與天地同不朽何其寂寥於前而顯燦於後豈鬼神

之衰旺亦有數耶又按宋牧仲筠廊偶筆載馮景所
記解州斷碑一事謂壯繆生辰世

皆以為五月十三日不知其子平生日也康熙十七
年解州常平村于昌者讀書塔廟壯繆故居也畫夢

壯繆授以易碑二字驚悟適見潛井者得巨碑數段
昌合而讀之乃記壯繆之祖考諱字生卒遂奔告州

守王朱且因據碑作記侯祖石磐公諱審字問之和
帝永光二年庚寅生居解州常平村實地里卒于桓

帝永壽三年丁酉享年六十八子諱毅字道遠桓帝
三年庚子六月二十四日生侯長聚胡氏靈帝光

和元年戊午五月十三日生子平云云然則侯之生
以六月二十四日也亦見吳青壇讀書質疑按東漢

人尚無別號今既名審字問之則石磐乃別號一可
疑也名審則字問之名毅則字道遠皆取論語中庸

之文其時中庸雜在禮記中何以兩代名字恰用中
庸論語二書二可疑也壯繆尚有子曰興碑既載其

兄何不載其弟三可疑也壯繆歿後子孫在蜀解州
故鄉尚屬魏晉此碑何時何人可立並不附見四可

疑也馮景所記其信然
耶否姑存之以備一說

天妃

江漢間撿舟者率奉天妃而海上尤甚張燮東西洋考云天妃莆之湄州嶼人五代時閩都巡檢林願之第六女生于晋天福八年宋雍熙四年二月九日化去後嘗衣朱衣往來海上里人虔祀之宣和癸卯給事中路允迪使高麗中流遇風他舟皆溺獨免還奏特賜廟號曰順濟紹興乙卯海寇至神駕風一掃而遁封昭應崇福乾道己丑加封善利淳熙間加封靈惠慶元開禧南宋寧宗景定南宋理宗間累封助順顯衛英烈協正集慶等號又夷堅志興化軍海口林夫人廣異

甚著今進為妃云則在宋時已封為妃也元史祭祀志南海女神靈惠夫人至元中以護海運有奇應加封天妃神號積至十字廟曰靈慈祝文云年月日皇帝遣某官致祭于護國庇民廣濟福惠明著天妃又續通考云至元十五年封泉州神女護國明著靈惠協正善慶顯濟天妃二十五年加封廣佑明著天妃七修類藁亦謂至元中顯靈于海有海運萬戶馬合法忽魯循等奏立廟號天妃順帝又加封輔國護聖庇民廣濟福惠明著天妃是天妃之名自有元始何喬遠遠閩書載妃生卒與張燮同又謂生時即能乘

席渡海人呼為龍女昇化後名其墩曰聖墩立祠祀之洪武五年又以護海雲有切封孝順純正孚濟感應聖妃則又有聖妃之稱七修類藁則云封照應德正靈應孚濟聖妃通考永樂中建天妃廟賜名宏仁普濟天妃宮有御製碑正月十五三月十三日遣太常寺致祭故今江湖間俱稱天妃天津之廟並稱天后宮相傳大海中當風浪危急時號呼求救往有紅燈或神鳥來輒得免皆妃之靈也竊意神之功效如此豈林氏一女子所能蓋水為陰類其象維女地媪配天則曰后水陰次之則曰妃天妃之名即謂水神之本號可林氏女之說不必泥也張學禮使琉球記又云天妃姓蔡閩海中梅花所人為父沒海身死後封天妃則又與張燮何喬遠所記不同矣成化間給事中

陳詢奉命往日本至大洋風雨作將覆舟有二紅燈自天而下遂得泊于嵩若有人告曰吾輩為天妃所遣也又嘉靖中給事陳侃奉使封琉球遇風將覆舟船大呼天妃亦見火光燭船即少寧明日有粉蝶飛繞舟不去黃雀立桅樓食米頃刻風起舟行如飛曉至閩午入浙之定海見七修類藁吾鄉陸廣霖進士云臺灣往來神迹尤著土人呼神為媽祖倘遇風浪危急呼媽祖則披髮而來其效立應若呼天妃則神必冠帔而至恐稽時刺媽祖云者蓋閩人在母家之稱也

祀宣聖靈異

金明昌元年有異人履玄白舄拜先聖于廟門外佇立

而望甚有異色既去其足跡存焉有文曰仙人脚
又按歐陽器虛乃宋元之際莫月鼎高足也善內煉
精氣結為嬰兒從頂上出入冷然風御倏忽千里而
本身偃然在靜室中若酣睡也器虛弟子馬月林嘗
侍于浦城青華道院適值仲夏上下縣大夫方祀宜
聖月林問曰老釋修煉不以生死為變儒學不然未
知仲尼之神果長在否器虛曰善哉問吾出神觀之
于是入靜室坐月林穴壁窺之見其凝然不動少頃
忽頂上出神浮空而往良久返舍若酣睡初醒揚眸
噓氣啓戶而出詔月林云初至文廟時見一人絳袍
玉帶周歷堂廡自左門入向右門出進而問之曰文
昌君也天帝命我為宣聖察祭誠否言訖步虛而去
良久主祭官陞殿祭酒讀祝時見一道大素之氣自天
而垂貫入殿庭祭畢冉冉復上因歎古之真人飛神
謁帝者未嘗獲瞻其像惟見金光焜耀吾乃今知仲
尼亦然考之續綱目元武宗至大四年三月皇太子
仁宗即位遣宦者李邦寧釋奠于孔子邦寧既受命
行禮方就位忽大風起殿上及兩廡燭盡滅燭臺底
鐵鐫入地尺許無不拔者邦寧悚息伏地諸執事者
皆伏良久風息乃成禮邦寧慚悔累日然則宣聖之

靈仙共人所欽仰祭祀之際無不現其靈異彼刑餘之人寧不致其變做耶○陳天若闕里記事云某同學掌東歐縣事適營馬縱牧二騎攔入聖殿伏石桌下數十卒昇之莫能牽舉懼報營將叩頭願奏優馬伏如故某同學聞之束帶焚香再拜引過一門斗麾之二馬飛奔而出一時民兵無不擣舌稱異又聞先輩云某學官有廣文值春祭相期七戒三齋竭誠求感至日見爐烟鬱起篆結仲由二大字祭畢方散○又蘇州府沙良著隆慶年間以歲貢候選都門念得補官迺魯地孔林一謁先聖以慰仰止之懷未幾竟得授曲阜縣丞初下車齋三日而後行禮方跪拜伏忽聞金石之聲意謂文廟所奏拜畢登堂闕無人焉時以為至誠所格御史某為撰記碑于學亭○鐸書云明天啓壬戌狀元文公震孟未及第時以孝廉作教事先聖備極誠敬朔望贍禮儼然如在春秋丁祭則致齋裡祀凡籩豆之類無不先期躬親潔濯如是者三年一日丁祭見宣聖坐空中伸一巨手取芹菜而起見者咸驚神異次年公遂及第○湧幢小品云吳道士畫孔聖像在鄱陽縣元末紅巾起馬至一處不行策之不動疑有異寶掘之穹碑立土中則聖像

也徙置一屋衆羅拜而行從此道宮佛宇俱設宜尼像以避火

關公四戊午

世俗妄稱關雲長生時年月日時皆戊午此真齊東之談也以子平論火土燥烈之極安能立德功于不朽而享千古之名如此哉按漢靈帝光和元年為戊午四月庚戌朔則戊午乃四月初九日六月己酉朔則戊午乃六月初十日也次年己酉未閏正月其五月節不可留至六月明甚則是是年戊午月無戊午日矣且劉先主為李原相關張為別部司馬在辛未歲自戊午至辛未止十四歲耳而又以張翼德公為四癸亥者豈其九齡而即為別部司馬耶以訛傳訛好奇者信之而不深考耳或又疑戊午月是雲長公被難之日然被難在十二月非五月也

雷擊元祐黨人碑

予讀閩書陳葵福州人試上舍優等中南省第三人擢甲科葵京籍元符中上書王定等十八人奏乞編置葵其一也謫居衡州崇寧三年雷震元祐黨人碑得釋還詔有司許依元考定甲分註官按雷震元祐黨人碑不見于通鑑豈以其事涉怪誕不錄之正史耶

但崇寧九年五月詔籍元祐元符黨人其執政侍從
以下如蘇轍等五十餘人並令三省籍記不得與在
京差遣又記司馬光等一十一人子弟毋得官京師
七月焚元祐法九月立黨人碑于端禮門凡百二十
人謂之奸黨籍元符末上書 分邪正等黜陟之二
年三月詔黨人子弟毋得至闕下尋又詔元符末上
書進士充三舍生者罷歸以元祐學術聚徒傳授者
監司覺察必罰無赦元符上書邪等人亦毋得至京
師是月策進士七千集英殿以黃定等十八人皆上
書邪等上臨軒召謂之曰卿等攻朕短可也神宗哲
宗何負于卿等並黜之八月又令州縣立黨人碑三
年六月詔重定元祐元符黨人及上書邪等者令為
一籍通三百九人刻石于朝堂四年五月除黨人父
兄弟弟之禁八月詔徙元祐黨人于近地五年正月
禁出西方長竟天詔求直言劉達等請碎元祐黨人
碑寬上書邪等之禁帝從之夜半遣黃門至朝堂毀
石刻翌日蔡京見之厲聲曰石可毀名不可滅也尋
以太白晝見赦除黨人一切之禁詔崇寧以來左降
者無問存沒稍復其官盡還諸從者據通鑑所記可
三年以前處禁黨人及黨人之子弟其法不一而足

三年以後忽開解網之恩亦不一而足蓋五年之後
一以彗星竟天一以太白晝見而獨四年之時其間
並未聞有臺諫之爭執待從之調和則所為雷擊元
祐黨人碑之事信有之矣此元祐黨人之碑石工安
民不肯鐫名石末則人心不以為奸黨可知也雷震
元祐黨人碑則天心之不以為奸黨可知也趙東山
云元楊璉真伽發宋諸陵建塔錢塘舊大內越中義
士夜募少年別求遺骸盡易其所暴露者後雖取去
與牛馬骨雜瘞塔中悉非真龍所蛻矣或云是塔凡
三經雷震最後乃焚其金最浮圖尖之若瓠壺者使
皆無名氏遺骸何以能動天如此夫雷震元祐黨人
碑明碑之不宜碑也以正人君子之名存焉而反以
邪黨目之故也雷震楊璉真伽塔明塔之不宜塔也
以真龍之蛻或存焉而與牛馬之骸雜之故也然則
雷之為靈昭々矣按步里客談宣和殿立元祐奸黨
碑一日大風雨為震雷擊碎孫氏談圃云司馬溫公
隧碑賜名清忠粹德紹聖初毀磨之際大風走石羣
吏莫敢近獨一匠民揮斤而擊未盡碎忽仆于碑下
而死然則以溫公為精忠之碑則天意之所不肯毀
以溫公為邪黨之碑則天意之所不欲存噫碑之工

匪受禍如此則畢漸食朝廷之祿乃附會章惇奏毀
凡一切元祐諸人所立之碑其受報當何如耶

朱平涵云司馬溫公之葬也勅蘇子瞻為文御筆
題曰清忠粹德之碑至黨禍作仆其碑有香生于
斷碑之罅盤屈偃蓋龜趺金皇統間夏邑令建祠
入元凡二百餘年白雲先生家與之隣益加封植

繪圖
傳之

已死之軀殺賊報怨

古今來義烈之士為厲鬼以殺賊挾幽恨而報怨如魏
其灌夫之類往往見於正史而稗官所載尤多至於
已僵之身正氣團結奮其英威直以毅鬼馘敵真出
意表令見者色駭聞者鬼悚則其氣可以不朽而其

事固為甚奇耳予因覽党一元之事而併取其似于
此者彙列于後豆棚閒話云崇禎年間陝西安塞縣
党一元以剛直為團練都司時青澗縣團練南正中
行多詭詐強取一婦有孕三月為之委曲設謀其婦
乃一元之妹也婦不受逼投崖而死一元具文撫軍
撫軍遣役攝之正中遂反命李三竟投老狃狃賊營
撫軍命一元征剿正取勝間狃賊擁至眾寡不敵一
元被獲嚼舌噴血於正中之面憤絕而死正中招聚
羣賊設飲以鳴得意命其帳下卒將一元所騎之馬
整頓鞍轡狀其屍仍跨馬上取一元平生所佩雁劍

刀插于其懷軍中齊奏鼓樂南團練于擊卮酒謂之
曰党都司往昔英雄無敵何至落吾手中今復能與
我抗乎澆酒于其面忽此馬領鬃陡豎音斗樹立也大嘶
一聲屋瓦欲裂党都司遂眉拳鬚張掣劍于午直斬
南團練南頭落而党屍墮地仆為拳座失色其馬出
遇李三蹴踏斃之馬仍哀鳴而死此崇禎末年事也

畧下

陰功神助

宋史紹興三十一年金完顏亮渝盟臣寮言切謂陛下
飭躬修德可勝強暴望差撥使人降祝文御香告祭
沿江祠廟威靈顯著血食廟廷載于祀典者令州分
詣致禱四聖五嶽之神于宮觀設位冀蒙降助以速
滅金從之三十一年閏二月太常少卿王普言伏覩
車駕巡幸視師前期遣官祈告天地宗廟社稷宮觀
諸神諸陵攢宮感格響應昭彰使並亮誅滅醜騎遁
去兩淮無驚舊疆復歸茲者回鑾臨安當行報謝之
禮從之是時樞密院葉義問言寇進逼江上先報北
兵謀開第二港欲徑衝丹徒施工累日一夕大風沙
漲截斷不得渡此乃水府陰祐請加帝號光宗乾道
五年太常少卿林栗言紹興辛巳逆亮入寇李寶等

以舟師大捷于膠西神靈助順東海之神宜加入字
王爵詔從之四明孫能傳字一之剡溪漫筆云宋時
完顏亮寇淮上樞府禱于大江能使陰兵不得渡者當
奉冊為帝泊事定許如約洪容齋謂勸懲之道人神
一也彼洪河長淮受國家祭祀血食不為不久當金
人之騎飛渡如行枕席惟大江滔天險坐遏巨敵
之衝使其百萬倒戈束手而退此其靈德陰功于河
淮何如此舉殆所謂國將亡聽于神矣申勅將士固
守江淮勝則賞其功不勝則議其罪庶幾人知激勸
固守封疆若一聽于神敵入則委罪于河淮敵退則
歸功于大江沿邊將士誰肯蹈白刃為社稷死守哉

已上倘湖樵書

沙門島

舊制沙門島縣卒溢額則取一人投於海殊失朝廷寬
宥之意馬默知登州建白乞後溢額選年深至配所
不作過者移本州牢城以好生之德神宗潏然之著
為定制後馬夢有告之者爾本無子且無壽上帝以
爾請貸罪人賜一子且益壽云罪人定額官給糧者
纔三百人溢額則糧
不足且地狹難容塞主李
慶一在至殺七百餘人

受贓枉法

徐鉉竄邠州而卒其家挈喪歸葬道出一邑時索湘為邑宰忽一官自稱江南放叟徐鉉來謁曰僕有少懇僕在江南為學士時嘗為人以一寶帶投執政變一獄雖事不柱法然不免以贓名汚身今旅魂過海帝廟下恐不為帝所容君為邑宰廟籍鄉版皆隸於君君為吾謝之帝必難拒言訖不見湘感其誠乃為禱謝柩舟過果無纖瀾虞薄暮鉉復來謝含喜歛然而去以此知受贓枉法者無所容於天地之間

天道可懼

大德間荆南境內有九人山行值雨避於路傍舊土洞中忽有一虎來踞洞口咆哮怒視目光射人內一人素愚八人者密議虎若不得人烏得去因給愚者先出我輩共掩殺之愚者意未決遂各解一衣縛作人形擲而出之虎愈怒八人併力排愚者於外虎即啣置洞口怒視如前須臾土洞壓塌八人皆死愚者獲生夫當顛沛患難之際乃欲以八人之智而陷一人之愚其用心亦險矣天道果夢々耶已上宋稗類鈔

女巫口噤不開

有女巫能為鬼神語試往事百中問將來百不一中少時狂斐數十輩直抵巫家呼試之巫口噤不開蓋男

子陽也鬼神陰也陰伏於陽理之必然且鬼巫少而
女巫多是其驗也

筆苑雜記

靈姑

靈姑者不知何神亦不知何術村俗相沿遍地而然大
抵愚婦人亦爭效之以互相愚為其法能于腹中自
鳴作人言語能請揖亡魂居伊腹中久能學亡魂語
呼其家人小名字與談閨闈中瑣事能不相杓鑿以
故愚夫婦莫不聽而信之則或疑之曰此婦人之籍
以乞食者耳其何亡魂之能召則或辨之曰是則然
矣然當其腹鳴作亡魂語時人環而視之又見張口

閑談噴煙啜茗無或稍輟則何也或曰此楊柳神之
類也術士家有取楊柳刺小人破指血淋之書某鬼
姓名其上或與人推算則其鬼附耳密語以其類與
或又曰此古方士之遺也攷楊妃外傳諸方士為三
郎召太真魂有上窮碧落下極黃谷者以愚婦人何
能解是與諸如所云蓋皆未之有合也然以余耳目
所聞見者亦有異焉一閱有婦人召其亡夫者其亡
夫在世積惡多端沒未逾年婦人請靈姑召之至則
哭而告其婦曰某作孽重大今日夜受北城隍臺下
荼毒萬狀婦請修齋禳之則又泣曰此重我罪無益

不如以此宣示世人較可一聞有再醮婦人召其前夫者其前夫遺金頗多婦欲得之以固後夫寵則請靈姑召之至則哭而詈其婦曰某金固有但爾既身在此尚思分以與誰耶恨不絕聲而去噫若此二者靈姑之神不且信而在徵也與特筆之以俟後之嗜奇者論定焉

啖縊鬼肉

涇之北鄉曰姑坑聚族居者王氏邨內有縊鬼為崇演目蓮戲王某赴邨觀有婦獨宿戲闋王某歸至半途遇一婦人忽前忽後王某與戲談婦亦不拒王疑為

縊鬼顧膽大力雄將望見里門廼以及手搏而挾之婦聲嘶力盡繼以哀乞誓不再見王不聽及門大聲呼婦啟門婦開門則見王汗流面發赤如負重不勝者然他無所見駭王遇鬼王曰某固捉鬼在此當烹之速為我作熱湯婦不信又大呼之婦素畏王不敢方命遽燒鍋作湯湯初沸則見王左手若挾有物擠沸湯中右手擎鍋蓋蓋下噏噏有聲急呼共壓鍋蓋力抵之加薪三刻許王謂婦曰可矣鬼熟矣啓之見塊然一物沈鍋底王以雙箸舉而視之色如猪肝呼婦取厨刀切片蘸醬油試嘗喜曰味大美如雞肉呼

婦暖瓶中酒對食傾壺啖立盡先是王與婦年俱四十尚未有子明年舉一子家道漸裕而邨中縊鬼之害遂絕是說也鄭漢林為余言之最詳已上隻塵談

高識傳卷之十終

